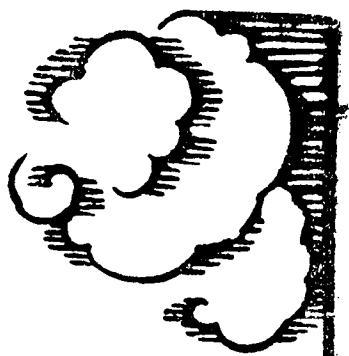






## 一對好朋友

俄國高爾基作  
光人重譯



# 七

月，火熱的太陽沒頭沒腦地照著斯莫爾根那村，那兒的舊房子都浸在明晃晃的大公無私的日光裏。在村長（註二）底屋頂上，那是不久以前用刨得很平的有香氣的黃色板子重蓋的，陽光格外地強烈。是禮拜日，差不多全村的大小小到那亂生著密密的草和到處丟著乾泥塊子的空地上來了。在村長底房子前面，男男女女地擠著一大堆人；坐在房子周圍的土堆上的，坐在光地上的，站著的。小孩子們在人叢中穿出穿進地我捉你你追我，和大人們底罵聲和掌聲擾在一起。

那堆人的中心是一個下垂著濃濃的上唇鬚鬚的高個兒男子。從他那滿是深的皺紋和灰而粗的汗毛的醬色面孔看來，從他那擠在髒草帽下面的結成了一紐紐的灰色頭髮看來，這人大概有了五十以上的年紀。他望著地面，現著骨節的大鼻子上面的鼻孔在顫動。大的憂鬱的差不多灰暗了的眼睛深深地陷在眼眶裏，濃的眉毛又在黑的眼球上遮上了一道陰影，只有當他擡起頭來向村長家底窗子望一望的時候才可以看見。他穿著一件破爛不堪的猪肝色的在家傳教者底裏褂，幾乎蓋過膝頭，襠腰用一根繩子細住。肩背上背著一個包袱，右手拿著一根包了鐵頭的長手杖，左手插在胸口裏。圍著他的那些人，覺得驚疑啦，想開玩笑啦，都

在糟蹋他；而且，還顯的很高興，以為當這隻狼還沒有傷害羊羣的時候就勝利地把它擒住了。

他走進了這個村子以後就到村長底窗子外面去討一點東西喝。村長給了他一點「克法斯」(註二)以後，和他攀談起來。和一般流浪人底情形不同，這位過路的客人對答的很不得當。於是村長就問他要護照看，他又拿不出來。大家就不放他走，並且決定了把他送到縣長衙門去。村長已經選定了村裏的「代表」(註三)解他去，現在正在屋子裏交代他的話，把犯人丟在一窩蜂的羣衆裏面。

犯人站在那兒，好像緊緊地傍著一棵柳樹，把他有些駝的背靠著那一樣。在房子裏的樓梯上面，現出了一個近視眼的老人，狐狸臉，灰白的鬚鬚蓄成個尖劈形。一步一步地，他底穿著靴子的腳從樓梯上緩緩走下來，圓肚子在長襯衫下面明顯地擺動。從他底肩頭後面，伸出代表底四方方的有鬚鬚的臉來。

「你現在明白了，我親愛的葉非母希加，」村長問。

「是呵，怎麼還不明白，我完完全全地清楚了。事情是我，斯莫爾根那村底代表，負責把這個人解到縣長衙門去——這就是了。」這位代表，爲了衆人容易聽清楚起見，用一種引人發笑的正經樣子把他話一字一字地說出來。

「公文呢？」

「公文？都保穩地藏在胸口前面的口袋裏面了。」

「嗯，那很好。」村長很以爲然，一面拼命地在腰上抓著癢。接著說：

「那麼，祝你一路福星。」

「喂，我底老子(註四)，現在我們動身罷？」代表向著犯人說。

「你得給我們一乘車子。」犯人回答。

村長笑了起來。

「哈，——乘——車子？走你的！我們這位走江湖的兄弟是在田隴間村莊裏走慣了的，而且，我們並沒有閒空的馬。你得用一雙尊腿走，沒有別的說的。」

「不要緊，走罷，我底老子！」代表高興地說。『你總不覺得太遠罷？謝上帝，至多二十費爾斯德(註五)！來，

走好了，容易的很。我們——你和我，會輕輕巧巧地走到。趕到了那兒以後，你又可以休息。』

「在一個冷洞裏。」村長解釋一句。

「哦，那不要緊，」代表搶著說，「人一疲倦了，就是睡在土牢裏也不會覺得壞的。所以，一個冷洞——走了一天的熱路那裏是涼爽的——睡在那裏你一定很舒服。」

犯人不高興地望著他底護兵，被望的那一位却顯的快活，若無事然地笑他的。

『好，快點罷，尊貴的老子！再會，法西耳。加夫里略支！我們走了！』

『一路福星，葉非母希加。注意就是！』

『放警醒一點呵！』幾個年輕的農夫從人叢裏面喊，提醒這位代表。

『你們想我是小孩子還是怎樣？』代表回答。

於是他們動身了——緊靠著房子走，這樣走就可以被房子底陰影遮住。拖著長裏褂的那一位走在前面，雖然弓著腰，却走的很快，那是一種慣於在外面游行的野獸底步法。代表，提著他底那根不凡的手杖，跟在後面。

葉非母希加是一個矮小的農民（註六），但身體很結實，溫和的寬臉上，從那明亮的灰色眼睛下面不遠起，亂生著又粗又紅的鬚鬚。好像想著什麼有趣的事情似地，總是那麼樣地微笑著，笑的時候露出他那健康的黃色牙齒，皺皺鼻子，像要打噴嚏一樣。他穿著件長的外褂爲免得礙腳，下緣扎在腰上。頭上套著一頂深綠沒有邊的小帽，前面罩到了眉毛，和他底犯人底求乞的帽子非常相像。

他底同伴一點也不注意他地走著。好像不曉得他在後面

一樣。他們沿著一條窄窄的野路走，蜿蜒蜿蜒地穿過一片麥浪的海，影子在金黃的麥穗上滑過。

一座森林底濃影蔚藍地橫在前面，和地平線相襯。在這兩個趕路的人底左邊，田阪連田阪地向無涯的天際伸展，中間散著一些和黑補釘一樣的村莊，村莊底那一面，依然是田阪連田阪地伸展著，漸漸模糊，漸漸模糊成一片淡藍的霧。

右邊，一座包著錫皮的還沒有鍍金的禮拜堂底尖塔，從一羣柳樹中間向蔚藍的天空伸出，在太陽下面閃著光，令人不能正視。百靈鳥在空中唱著歌，稻花在枝頭微笑，是熱得幾乎使人吐不出氣來的天氣。灰塵從趕路的人底腳後飛起。

葉非母希加開始覺得忍耐不住了。生成是能說會笑的，他不能夠總是沉默，清一清嗓子，突然尖著喉嚨喊出了兩節歌來。

『我底聲音合不來調子，亂喊的！』他說，『有個時候我確是能唱。非與斯基教師常常喊，「快點來，葉非母希加」，於是我們就一起唱起來。他也是一個了不起的人！』

『他是誰？』拖著長裏褂的那一位沒有好氣地問。

『非與斯基教師……』

『他姓非與斯基嗎？』

『非與斯基是一個村子底名字，兄弟。教師底名字是巴費爾·米克海里。這個人是第一流人物。他死了三年了。』

『年紀輕？』

『不到三十歲。』

『怎麼死的？』

『憂傷，我想是。』

葉非母希加底同伴偷偷地望他一眼，笑。

『是這樣的，夥計。他教呀教呀一連教了七年書，於是就咳起嗽來了。總是咳總是咳，人就有些著急。著急就是喝華蒂加（註六）的引子啦。神父亞列克賽是不高興他的，他一喝起酒來神父亞列克賽就送報告到城裏去，說七說八，說這個教師已經喝起酒來了，名譽漸漸弄糟。從城裏來了回文，還派來了一個新教師。這位教師瘦得連骨頭都看得見，還有一尊大鼻子。巴費爾·米克海里微支曉得事情是只有糟下去的，心一煩人就病了。他們立刻從教室把他送到病院去，待了五天他就把他底靈魂交還了上帝。就是這麼一回事。』

他們暫時默默地往前走。那座林子向這兩位趕路的人一

步一步地挨近，在他們底眼前漸漸高了起來，由藍色變成綠色。

『巴，我們走到那座林子裏去嗎？』葉非母希加底同伴問。

『筆直地向那邊上走，大概還有一費爾斯德半。但是，巴？什麼？我底好老子，你也是個好漢呵。我是在小心防著你的！』

葉非母希加底笑了起來，搖搖頭。

『什麼使你害怕呀？』犯人問。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啊哈！巴，我們走到那座林子裏去麼？』他說，『你是一個頭腦簡單的人，夥計。祇要他不是一個木偶，別人在你底地位一定不會問那個問題的。別人一定是筆直地向那座林子走去，於是……』

『巴！』

『哦，沒有什麼，沒有什麼。兄弟，你瞞不過我。你起的念頭在我底眼睛裏是不值一笑的。對你說，你頂好丟開那個念頭，因為那座林子起的念頭。你，我——我們應該彼此了解才好呢。哼，像你這樣的人，我能夠捉住三個，單獨地用左手幹了。你懂得我底話麼？』

『我懂得你？我懂得你是一個豬頭三！』犯人簡單明白

地說。

「啊哈！我已經猜到了你底鬼計罷？」葉非母希加說，覺得自己勝利了。

「你這草包！你以為你猜到了什麼？」犯人問，帶著滿不耐煩的假笑。

「哼，關於這座森林的……我曉得呢……我們走到了那兒你要把我打倒的——是的，要把我打倒的，把我打倒了就逃過田隴去，或者穿到林子那面去。是不是這樣？」

「你是一個大傻瓜！」這位莫明其妙的人聳一聳他底肩頭。「說呀，我能夠逃到什麼地方去？」

「什麼地方？自然是到你所喜歡去的地方去啦，那是你底事情。」

「但是，什麼地方呀？」葉非母希加底同伴不是發了脾氣就是當真地要他底護兵告訴他應該逃到什麼地方去。

「對你說，你看中了什麼地方就是什麼地方。」葉非母希加不慌不忙地解釋。

「我沒有地方逃呀，兄弟，沒有呀！」他底同伴靜靜地說。

「算了，算了！」護兵不相信地大聲喊，還搖著手。「總有地方可逃呀。世界大著哩。一根草有一滴露水養。」

「但是，你是什麼意思？這樣說，你真地要我想我逃走麼？」犯人好奇地問，微笑。

「蠢傢伙！你真是太好了！那也行麼？你一逃走，別的人就要替你坐牢！我也要被押起來。做好事罷，那不行的。那樣的事我不依。」

「你是一個有福氣的傢伙，你是……但是，你也像一個好農民呢。」葉非母希加底同伴說了嘆一口氣。葉非母希加毫不遲疑地同意了。

「一點不錯，他們有時候實在叫我做有福氣的人，我是一個好農夫也是真的。我腦筋簡單，這是大原因。別人用裝腔作勢和狡猾的本事，弄得很有辦法，但那對我有什麼呢？我是一個在世界上百事靠自己的人。鬼鬼祟祟地做人你是要死的，正當當地做人——你也是一樣地要死的。所以我總是不肯苟且一點的，這樣做要偉大些。」

「你是一個好人。」他底同伴隨隨便便地說。

「唉！我無牽無掛地活在世界上，為什麼要存鬼心思呢？我是一個自由人，兄弟。我想怎樣過就怎樣過，過着日子，自己管自己……得了，得了，但是，喂，他們怎樣喊你？」

「什麼？哦——喊衣凡·衣凡洛夫。」

『這樣！你是生在一個教士底家裏還是怎樣？』

『不是。』

『不是？我以爲你家裏是傳教的呢。』

『因爲我穿着這樣的衣服麼？』

『不錯。你真像一個私逃的和尙或者還了俗的教士。哦，你底臉色却又不像。從你底臉色看來，到不如說你是一個大兵。天曉得你是什麼人。』說著，葉非母希加對這位走江湖的人疑惑地望一望。那一位嘆了一口氣，整一整他底帽子，揩揩流著汗的前額，問代表：

『你抽煙麼？』

『乖乖！不瞞你說，煙非常愛抽呢！』

他從懷裏摸出一個有油跡的裝煙的小袋子來，一面走一面低著頭把煙裝到泥煙斗裏去。

『嗯，好了，抽罷！』犯人停了腳，彎著腰去就他底護兵替他擦著的火柴，尖著嘴吸了起來。一縷青煙昇到空中去了。

『喂，你們那兒的人幹些什麼？城裏的人？』

『當紳士！』犯人簡單地回答，向旁邊吐一口痰，恰好吐在照在金黃的太陽光裏的一枝麥穗上。

『嗯，那很好！但你爲什麼連護照都沒有，這樣地東游

西蕩呢？』

『我高興這樣！』

『啊哈！鬼信你！你底紳士們總不是過著這樣沒有飯吃的的生活罷？你是一個窮光蛋，一定的！』

『不錯——說下去！』這位窮光蛋無精打采地說。

因爲愈弄愈覺得奇怪，也因為起了同情心，葉非母希加儘是望著這個沒有旅行護照的人，若有所思地搖搖頭，接著說：

『唉！想起來，命運是怎樣地播弄人呀？恐怕誰都是這樣罷。你，我曉得你是一個紳士，因爲你有這麼一付堂堂的外表。弄到現在這個樣子已經好久了呢？』

有堂堂的外表的那一位却兇兇地望著葉非母希加，揮著手好像他面前的這個人是一顆臭煙屎，『閉嘴罷！』他說，『你嚕嚕嚇嚇地像個老太婆一樣！』

『哦，不要發脾氣！』葉非母希加叫了起來，口氣是柔和的，『我說這話是真心，我底心腸是很好的呀。』

『那你有福。但你底嘴不歇地只是響，我可倒霉啦。』

『好！我就不說話——實在說，如果別人不願意聽我底話，不說話是容易的事情。但是，說轉來你發脾氣也發得一點道理都沒有。你過著這樣走江湖的生活未必是我底不

好麼？」

犯人站著不動，狠狠地咬著牙齒，咬得兩邊的顎骨都暴出來了；他那灰色的硬頭髮都豎了起來和刺蝟一樣。眼睛氣得冒火，釘釘似地打量著葉非母希加，從頭上望到腳下。

可是，還沒有等到葉非母希加看見這付神氣，他又大踏步地走來了。

在這位嚙舌的代表先生底臉上，現出了精神不定的憂思的影子。他望一望天空，不知從什麼地方飄來了百靈鳥底婉轉的歌聲，他也吹起了口笛，吹的幽幽而又和諧，一面走一面用他底手杖和著脚步打著拍子。

他們離那林邊更近了。林子聳立著，一聚岸然不動的黑蔭——從那裏面，連歡迎這兩位來客的聲音，都沒有一點。太陽正要落山，被斜暉照著的樹梢成了紫色和金黃色。從林子裏吹來了一陣帶著清香的微風，全個林子被沈默所佔據，那凝結著一切的沈默和那茫然的黑暗，使人發生奇異之感。

當一座林子站在我們底面前，黑暗，沒有響動，完全沈浸在神祕的沈默裏，每一棵樹都似乎在聚精會神地傾聽著什麼東西——那時候我們就覺得好像整個林子裏都充滿了有生命的或物，只不過暫時躲開了肉眼；而且你將抱著期

望的心情等待那龐大的我們人類所不能夠理解的什麼東西馬上出現，用著洪音說出那關於自然的和造化的大神祕。

## 二

走到了那座林子底邊緣，葉非母希加和他底同伴決定休息一會，在一棵大橡樹腳下的草地上坐下。犯人從容地從肩頭上解下包裹來，隨便地問代表：『你要麵包不要？』

『給我一點，我也要給你的。』葉非母希加答，微笑。

於是他們一聲不響地啃起麵包來。葉非母希加吃得很慢，時時對自己嘆氣，而且出神地望著他左邊的田阪；他底同伴却完全專心致志於送東西到肚子裏去的那一件事上，吃得很快，嚼得唧唧地響，眼睛是飽眼捉虱地釘在他底麵包上面。田阪上漸漸暗了，麥穗早已失去了金黃的色采，現着橘黃色；亂雲從西南方昇了起來，影子落在平原上面——落了下來就沿著麥田向著這兩個人類動物坐著的林子這邊走。樹木也映著許多影子在地上，幽幽地搖動的這些陰影，使人感到淒傷。

『主啊，一切光榮歸您！』葉非母希加大聲地唸，一面從地上把麵包屑一點一點地檢起來，從手掌上舔到嘴裏去。『主養活了我們；沒有人顧恤我們。就是有人看到了

我們，也沒有留心我們。喂，朋友，我們還要坐一會兒嗎？未必忘記了走到了以後有土牢可睡嗎？」

那一位搖搖頭。

『這是一個上好的落地呵！而且，我還回憶得起來許多和這地方有關係往事呢。那邊，這樣望過去的那邊，那時候是屠支可夫老爺底府上……』

『那裏？』犯人趕快問，轉身向著葉非母希加用手指著的那一方。

『那邊，那一片土垠子過去就是的。這兒前後左右所有的東西都是屬於他們的。他們是這一塊兒頂富的一家，但在農奴解放以後，衰落了。……最初，我也是他們底農奴。這一塊兒所有的人都是他們底農奴。真是一個大家庭呢。老爺本人，亞歷山大·尼基梯支·屠支可夫，是一個團長。還有四個小孩子，男的；我不曉得他們現在弄到什麼田地了。實在地，人是和秋風吹黃葉那麼容易死去的呵。四個裏面祇有一個，衣凡·亞歷山得洛微支，還健在——我現在就是把你送到他那兒去——他是這裏底縣長。他也老了。』

犯人大笑。是一種從裏面笑出來的沈重的笑聲——胸口和腹部抽搐著，只臉部却依然是毫無感動的樣子。從打着

戰的牙齒中間笑出和尖銳的犬吠聲一樣的沈重的笑聲來。

葉非母希加把手杖拿緊一些，不安地顫抖著，問：『你怎麼了？出了什麼毛病麼？』

『沒有事——或者是，總之，現在完全好了。』犯人說，雖然還在抽搐，但已是和顏悅色的了，『接著講你底故事罷。』

『哦，就是這麼樣。屠支可夫老爺一家是這兒了不起的人物，現在可一點什麼都沒有了。有的死了，有的窮愁潦倒，現在是聽不到一點他們底消息——聽不到一點了。他們家裏有一個人特別喜歡到這一帶來玩。他是他們一羣裏最小的一個，叫做威克多爾……威克……。他和我好朋友。宣佈農奴解放的時候，他和我都是十四歲的小鬼。啊，他是多麼好的一個小傢伙啊——祝福這個親愛的小小的靈魂！和一條清溜溜的小河一樣（恐怕世界上就沒有這樣一條河）！一天到晚地閃閃地流著，快活地潺潺地響。現在他在什麼地方呢？活著還是早已死掉了？』

『他真是那麼樣好得出奇嗎？』葉非母希加底同伴不動聲色地問。

『真是那樣好啊！』葉非母希加高聲說，『漂亮，頭腦不凡，心腸又那樣好！哦，客人，好心腸是不會被人忘記

的，而他，就和你所喜歡的熟了的水果一樣！如果你看見了那時候的我們一對呀！唉，我們玩得多麼好！我們過活得多麼快樂！無憂無慮地和鳥兒一樣！『葉非孟加！』

他喊，『我們打獵去罷！』自己有支鎗——他父親在他受

名的日子給他的——他讓我替他扛著；於是我們就跑到林子裏去弄一整天——不止，兩天，三天！回家以後，他挨一頓毒罵，我挨一頓飽打！可是，到了第二天，他又來說，『葉非孟加！我們去找松菇好不好？』我們一共打死了成千成萬的鳥兒。松菇，我們摘得無數的普德（註八）！

他又捉了許多蝴蝶和金龜蟲，用鐵釘在小盒子裏。而且，他還教了我的書呢。『葉非孟加，』他說，『我來教你讀書

。』跟着就聲勢洶洶地幹了起來。『來，動手，』他說，『跟我唸，A』我就破著喉嚨喊，『A-a-a-』我們笑得要死。起初我以為是弄得好玩的。一個摸牛尾巴的要讀書寫字幹什麼呢？但是，他勸服了我。『來，小糊塗蟲，』

他說，『農奴解放解放了你們，你可以讀書了。爲了要知道怎樣做人 and 到什麼地方去尋求正義，你非讀書不可。』

是的，那時候小孩子聽見他們父母常常這樣說過，他們自己也學樣地說了起來了。其實，完全是胡說亂道。真的學問是在人底存心，存心好的人一定能夠走正路。——於是

他教起我的書來，哈，他怎樣逼得我一步不鬆呀！他硬不

讓我休息。苦死了！『威克，』我說，『我讀不來。學問和

我無緣。我實在讀不來。』哦，他狠狠地打我。有時還用

鞭子抽——但是，書，他還是非教不可的！『哦，可憐罷

，』我喊。『那麼，讀。』他就說。有一次我從他那裏逃脫

了——平時門總是門著的——於是就弄得天翻地覆。他拿

著鎗找了我一整天；他會鎗斃我的。後來他對我說，『那

一天如果我碰著了你，』他說，『我一定把你鎗斃了。』這

是他說的話！哦，他有這樣蠻？一個暴躁、固執、鐵面無

情的教師。他愛我，他有火簇似的熱情。有一回，爸爸用

楊樹條子把我底肩背打破了皮，威克一看到就衝到我家裏

去，兄弟，大鬧了一場呢。他氣白了，只是顫，緊握著拳

頭，跟著爸爸一直趕到寢室去。『怎麼敢做那樣的事？』他

問。『我總是他底老子，』爸爸說。『老子？好，老子！我

一個人幹不過你，但你底肩背總會和葉非孟加底一樣就是

了。』說著大哭起來，馬上跑了。你有什麼感想，夥計？

他是說得到做得到的。一定是他把了話給他家裏的用人們

，一天，爸爸一路哼回家來，想脫下他底襯衫，可是，襯

衫已經被背上的血黏住了！爸爸大生我底氣。『託你底福

，我吃這樣的苦，』他說，『你是一個家狗，團長老爺家裏

的家狗，」於是他給我一頓狠打。說我是團長老爺的家狗那真是冤枉。我決不是那樣的人。他應該相信我的。」

「哦，你決不是那樣的人，葉非孟！」犯人深信地說，全身都顫動了，「不用說，你決不是一個當奴才的人。」他跟著加一句。

「哦，他真算得一個呀！」葉非母希加大聲說，「我愛他。啊，威克，威克！那麼能幹的一個小傢伙！誰都愛他，不止我一個。他會說好幾國話。我記不清是那幾國了；是三十年前的事呢！哦，上帝，上帝！現在他在那兒呢？假使他還在，不是關得不得了，就是窮苦得要死。人生是一件奇怪的五花八門的玩意兒。煎呀，煎呀，把我們裏面最好的人釀酒一樣地煎熬。一個一個地死去。人生是悲慘的，從生下地到斷氣都是悲慘的。」葉非母希加深地嘆著氣，頭垂到了胸口。沉默著，許久。

「你也爲我難過麼？」犯人快活地問。他問話的態度確實是快活的，和藹的微笑現得滿臉都是喜色。

「你是一個廢物！」葉非母希加說，「別人只有可憐你！想想罷，你是什麼人？像你這樣東飄西蕩地，不用說，在這世界上你自己沒有一點東西——沒有一角沒有一片你能夠說是你自己的。或者你還負著一些大罪——誰曉得你

是什麼人？直接了當地說，你是一個不幸的動物罷了。」

「不錯。」犯人回答。

又是沈默，太陽已經落了山，陰影顯得更濃了。空氣裏是花香土氣和林子裏的溫氣融和著的新鮮氣息。他們一聲不響地坐著，許久。

「不管待在這兒是多麼寫意，我們還是要趕路的。還有八費爾斯德的路呢。我底老子，來，動身罷！」

「再坐一會兒罷！」這位「老子」要求。

「哼，我並不在乎，我也是喜歡夜裏在這林邊玩的。但我們什麼時候到縣長那兒呢？天色已經夜了，他要責罵我的。」

「傻子。他不會責罵你的。」

「大概你要替我們說人情的，是不是？」代表故意地說，笑。

「可以。」

「哦——哈！」

「幹嗎？」

「你是一個滑稽大家。他要打你一餐好的。」

「鞭我麼？」

「他惡得很！而且很會打耳括子。見了他以後你總要嚇

得顛就是了。」

「不要緊，不要緊，我們會對他把事情說明白的。」犯人很有把握地說，同時在他護兵底肩頭上輕輕拍了一下，作為表示友誼。

這親暱的表示可沒有使葉非母希加高興。無論怎樣，他總是當權的差人：這個蠢東西不應該忘記了他胸口前面是帶著衙門裏的銅徽章的。葉非母希加站了起來，拿起他底手杖，把徽章向外拉一拉，露出來，吊在胸口中間，於是冷冷地說：

「站起來！我們走！」

「我不走。」犯人說。

葉非母希加驚住了。圓著眼睛，沉默著，不懂這個犯人為什麼忽然同他開起玩笑來了。

「來，不要拆爛污，走罷！」他底口氣柔和了好多。

「我不走。」犯人用力地重說一遍。

「為什麼不走？」葉非母希加喊，氣得很也吃驚得很。

「因為我想和你在這兒過夜。喂，我們燒起火罷！」

「我讓你在這兒過夜？和你挨着烤火？真是妙想天開

！」葉非母希加大叫。但在心裏是吃驚的。這個人雖然說了「我不走」，却並沒有反抗的表示和挑戰的意思，僅僅是

躺在地上不肯走而已。這件事到底怎樣收場呢？

「不要吵呵，葉非孟！」犯人從容地說好話。

葉非母希加又不做聲，飽眼捉虱地守着犯人，一面把兩隻腳前後換動。那一位，儘是望著他，望著他微微地笑。葉非母希加在努力地想他第二步應該怎樣辦的方法。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這個走江湖的人，自從會見以來就是那麼粗獷那麼怪僻的，一下子却變得這樣和氣？措手不及地捺住他，把他兩手綁起來，接著打他一頓！免得只是這樣搗麻煩：這樣辦不是很好嗎？於是，儘他所能夠做到的裝出一副官架子，說：

「呸，你這王八蛋，自動起來罷！起來，聽見沒有！對你說，不要怕，我準得要你走！懂嗎？好！招打！」

「打我？」犯人微笑地問。

「不錯，打你。你怎樣？」

「哈，難道你，葉非母希加·格魯依志洛夫要打我——威克·屠支可夫嗎？」

「我底天！你是亂說的，一定是，」葉非母希加大驚地喊，「但是，你到底是誰？這玩的是什麼把戲呀？」

「不要那樣喊，葉非母希加！我想現在你應該認識我了。」犯人說，靜靜地微笑，一面站了起來，「真是久違了

「你人事好麼？」

葉非母希加躲開伸向他的那隻手，睜大眼睛望著犯人底臉。隨後他底嘴唇顫動了，滿臉起了皺紋。

「威克多爾·亞歷山得洛微支——實實在在是你嗎？」

他問，聲音很低，打顫。

「要我給護照你看也可以，或者不如讓我回憶回憶從前的事情——你不記得你怎樣掉到關門斯基家（註九）

柴堆裏面夠窠裏去的事情嗎？我不記得我怎樣爬上那棵樹去看那上面的雀子窠，還把腦袋朝下吊著玩兒的事情嗎？

還有，你不記得我們怎樣偷那個朋友教派（註十）老太婆彼得洛夫娜底梅子，和她常常給我們講故事的事情嗎？」

葉非母希加笨重往地上一坐，接著怪相地大笑。

「現在相信了罷？」犯人問，挨著他坐下，瞧著他底臉，一隻手攔在他底肩頭上。葉非母希加一聲不響。周圍完全黑暗了。林子裏昇起了聽不清楚的颯颯微響和切切私語。遠一點，在林子底深處，傳來夜鳥底哭聲。一陣雲在林子上面的天空流過，慢慢移動的姿勢幾乎看得清楚。

「喂，葉非孟，你不高興碰見我嗎？還是非常地高興呢？哦——神聖的靈魂！您依然和小孩時候一樣。葉非孟，說點什麼罷，親愛的老朋友！」

葉非母希加粗暴地喊，「哦，我底兄弟！唉，唉，唉！」犯人討厭地搖一搖頭。「這是什麼意思？你自己不害羞嗎？你看，五十歲了，還做這樣無聊的把戲來耽擱時間。不要那樣！」搖著把一隻手腕繞著這位代表先生底肩頭，輕輕地搖他。代表先生奇怪地大笑起來，而且終於說話了，但不向他旁邊的那一位望：

「我怎樣？我自然快活啦……。你自己覺得很好嗎？我怎樣能夠相信呢？你……這樣的一種生活！威克——弄到這步田地！在一個土牢裏面……沒有旅行護照……吃麵包皮過活……沒有煙捲……哦，上帝！世上事應該這樣嗎？比方，假使我是這個樣子……你就使是一個村代表……就是這樣也使人好過一點呀！現在怎樣下臺呢？我怎樣能夠面對面地望你呢？我對你總是懷著快樂的回憶的……威克……你也可以想到的……就是在我心碎的時候。但是，現在好了！哦，上帝！假使我告訴別人，他們一定不相信的呀。」

他斷斷續續地說，呆呆地望著自己的腳，時時伸手抓抓前面的頸項，抓抓腰。

「一點都用不著告訴別人的。安靜一點罷。……這並不是你底過，是不是？不要替我擔心。我有護照的。因為我

不願在這地方被人知道，所以沒有給村長看。衣凡哥哥總不會要我坐牢的，或者他反而要幫忙我能夠重新做點什麼事情。我要同他一起住些時，你和我依然去打獵去……事情是弄得很順手的。」

威克用那大人們安慰嬌養慣的小孩子的口氣慈惠地說著這些話。月兒昇上了林梢，和行雲相遇，雲邊被她照得發亮，像柔軟的蛋白石底色采。麥田裏鷓鴣叫著；不知什麼地方，一個山秧鷄咕咕地喊。夜是更濃更濃地黑下來。

『都是實在的，』葉非母希加開口說，口氣和緩了，衣凡·亞歷山得洛微支一定高興會到他自己的兄弟的，你，自然呵，將重新開始你底生活。而且，那也是實在的，我們要再去打獵去。……祇是呀，祇是完全和從前不一樣了。我敢說，許多年的生活中，你一定幹了些什麼事。那是——哦，是怎麼呢？』

威克·屠支可夫笑。

『葉非母希加弟弟，在我底一生中，自然幹了些事情。……我把我名下的財產敗完了。我沒有服兵役，我做過戲子，當過材木商的寫字生，那以後，我自己還玩過一次班子……那以後，真的弄得一敗塗地了，到處該的是債，和別人夥著幹著一件壞良心的事情。哦，我什麼事情都幹過

，什麼事都失敗了。』

犯人揮着手，溫和地微笑。

『葉非母希加兄弟，我已經不是紳士了。我完全變了。現在你和我將一塊兒過活。喂，你想什麼？』

『一點什麼沒有，』葉非母希加喉嚨硬得幾乎說不出話來；『我自己害羞，就是了。我在這兒對你說了許許多多的話，沒有意思的話，廢話。如果你是一個農民，到沒有什麼。……哦，我們在這兒過夜麼？我來弄火。』

『好！弄罷。』

犯人伸開四肢躺在地上，臉朝天，代表走到林子裏面去，那兒馬上響著折斷乾樹枝的聲音。一會兒，葉非母希加抱著一抱乾柴出來了，再一會兒，一條小小的火蛇在乾柴堆上爬著走。

兩個老朋友沈思地望著它，面對面地坐著，輪流地吸著那支煙斗。

『完全和從前一樣呵。』葉非母希加悲哀地說。

『只是時候不同罷了。』屠支可夫說。

『唉，生活比性格利害多了。天呵，她（生活——譯者）把你磨到這步田地了。』

『她和我——到底那一個是贏家依然沒有定呢。』屠支

可夫笑。

暫時沈默。

「哦，威克！你把世事看得多麼樂天呀！」葉非母希加說，顯得痛苦。

「當然啦！爲什麼不呢？過去的事是永遠過去了！」屠支可夫說，口氣和一個哲學家一樣。

在他們底後面，柔和地微語著的林子聳立著像一梁黑牆，火堆快活地爆響；繞著他們的一切黑影都在舞著無聲的舞蹈，平原上罩著漫漫的無邊的黑暗。

(註一) Starosta

# 中國社會之結構

周 谷 城 著  
實價 一元二角

中國社會是一個怎樣的社會，這問題，最好是來看中國社會的構造怎樣？如最初是怎樣的形成，以後統治階級居著怎樣的地位，而被壓迫剝削的一般民衆又是怎樣？還有那些助紂爲虐的官僚士大夫智識階級，又是怎樣？最近以帝國主義勢力的侵入，社會組織上有怎樣的變化。凡此，都在本書有詳盡的敘述；以一貫的理論，運用種種的事實，說來頭頭是道，看了趣味橫生，實是一部應當向學術界推薦的好書。

## 新生命書局出版

(註二) kvass，俄國人普通喝的一種酸飲料。(英譯註)

(註三) Sotsky，村役底代表。(英譯註)

(註四) my father，因場合不同，表示親狎，嘲諷，驚歎等等的意思(譯者)

(註五) verst，俄國里名，合英呎三五〇〇。(譯者)

(註六) muzik，俄文，農民的意思。(譯者)

(註七) vodka，俄國人喝的麥酒，安特烈夫底七個被絞死的人裏，就有一位英雄是喜歡它的。(譯者)

(註八) Poond，第於四十鎊。(英譯註)

(註九) Ramensky，望文生義，似一個姓。(譯者)

(註十) quaker，教派，他們自稱爲friends。(譯者)

